



世界经典名著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五)

〔俄〕契诃夫 著

周 伟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昂贵的课业	1
不安分的客人	8
不 幸	16
长舌头	31
朴的树精	36
粉红色长袜	39
光明人物	43
教 师	47
旧 房	55
难处的人	62
你和您	72
旁人的灾难	78
求 婚	85
生活琐事	86
食 客	94
受苦受难的女人	101
统 计	108
头等客车乘客	110
小 事	118
演主要情人的男演员	129
怨 诉	136
在法庭上	141
在黑暗里	149
丈 夫	155

昂贵的课业

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不懂外语是很不方便的。沃罗托夫在大学毕业、得到学士学位、着手做一点小小的学术工作的时候，痛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这真要命！”他喘着气说（尽管他才二十六岁，他却发胖，笨重，有气喘病了）。

“这真要命！我不懂外语，就好比鸟儿缺了翅膀。这个工作还不如索性丢开不干的好。”

他决定无论如何非克制他那种天生的懒惰，学习法语和德语不可，于是他开始物色教师。

冬天的一个中午，沃罗托夫正坐在书房里工作，仆人来通报说，有一位年轻的小姐要见他。

“请她进来，”沃罗托夫说。

随后就有一个服装考究、打扮入时的年轻小姐走进书房里来。她通报姓名说，她是法语教师阿丽萨·奥西波芙娜。安凯特，由沃罗托夫的一个朋友打发来的。

“很高兴！请坐！”沃罗托夫说，气有点喘，用手掌遮住他睡衣的领口（为了呼吸畅快点，他总是穿着睡衣工作）。

“是彼得。谢尔盖伊奇让您来找我的吗？对，对，我拜托过他。很高兴！”

他一面跟安凯特小姐商谈正事，一面好奇而腼腆地瞧着她。她是个真正的法国女人，十分优雅，年纪还很轻。从她苍白娇弱的面容来看，从她短短的髻发和瘦得反常的腰身来



看，人可以估摸她的年纪不出十八岁；然而看一下她那发育良好的宽肩膀、好看的后背、严峻的眼睛，沃罗托夫又不由得暗想，她一定不在二十三岁以下，也许甚至有二十五岁了。

不过后来，他却又觉得她只有十八岁。她脸色冷淡，正经，就跟到此地来商谈银钱方面的事情的人一样。她没有微笑过一回，也没有皱过一次眉头。只有一次，那是在她听说，她被请来不是教孩子读书，而是教一个胖胖的成年人的时候，她脸上才闪过迷茫的神情。

“那就这样吧！阿丽萨·奥西波芙娜，”沃罗托夫对她说，“我们每天傍晚上课，从七点钟起，到八点钟止。讲到您希望每上一次课收费一卢布，那我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一卢布就一卢布好了。”此外，他还问起她想不想喝茶或者喝咖啡，外面天气好不好。他好意地微笑着，伸出手心摩挲着桌面上的粗呢，和气地打听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学校毕业，靠什么生活。

阿丽萨带着冷冰冰的正经神情回答他说，她是在一个私立女子寄宿学校毕业的，取得了当家庭教师的资格，她父亲不久前死于猩红热，她母亲还活着，以做假花为业。

她，安凯特小姐，每天午饭前在一个私立的寄宿学校里工作，午饭后到傍晚为止到几个上流人家教课。她走了，身后留下女人衣服上那种淡雅的香气。沃罗托夫事后很久没工作，一直坐在桌子旁边，用手心摩挲绿呢子，沉思着。

“看见一个姑娘靠工作生活是很愉快的，”他想：“另一方面，看见象阿丽萨·奥西波芙娜这样优雅而漂亮的姑娘也免不了受穷，也得为生存奋斗，那就很不愉快了。这真可悲！”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品行端正的法国女人，因而又想：这



个装束考究、生着发育良好的肩膀和过细的腰身的阿丽萨·奥西波芙娜，除了教课以外，多半还干别的事情吧。

第二天傍晚，时钟指到六点三刻，阿丽萨·奥西波芙娜来了，冻得脸色发红。她翻开随身带来的《马尔戈》，没有说任何开场白就开始教课说：“法语有二十六个字母。第一个字母是A，第二个字母是B。”

“对不起，”沃罗托夫笑着打断她的话。“我得预先对您声明一下，小姐，您给我讲课得略略改变您原来的方法才好。事情是这样的：我对俄语、拉丁语、希腊语都很熟悉，我还研究过比较语言学，我觉得我们不妨跳过《马尔戈》，直接从阅读某个著作家的一本书入手。”

他就对这个法国姑娘说明成年人大多怎样学习外国语。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想学新的外语，就把法语的、德语的、拉丁语的《福音书》一齐放在面前，对照着读，同时仔细分析每个词。您猜怎么着？他还没满一年就达到目的了。我们也照这样做吧。我们拿一本著作来读。”

法国姑娘大惑不解地瞧着他。显然，沃罗托夫的建议，依她看来，十分天真和荒谬。如果这个奇怪的建议是由一个小孩子提出来的，那她一定会生气，责骂，然而眼前却是个很胖的成年人，她是不能对他斥责的，所以她光是微微耸一下肩膀，说：“随您的便吧。”

沃罗托夫就去翻他的书橱，从那里取出一本破旧的法文书。

“这一本行吗？”他问。

“反正都一样。”

“既是这样，那就开始吧。求主保佑。从书名开始好了。”



“回忆录，”安凯特小姐翻译道。

“回忆录，”沃罗托夫跟着说。

他好意地微笑，呼呼地喘息，为 *mémoires* 这个词花了一刻钟时间，为 *de* 这个词又花了同样多的时间，这就使得阿丽萨·奥西波芙娜疲惫不堪了。她有气无力地回答问题，常常说乱，显然不大明白她学生的意思，而且也不想明白。沃罗托夫向她提出种种问题，同时瞧着她的淡黄色头发，心里暗想：“她的头发不是天生卷曲的，是由她卷成那样的。奇怪！”

她一天到晚工作，居然还抽得出时间来卷头发。”

一到八点钟，她就站起来，死板而冷淡地说了句“*aurevoir, monsieur*”，就走出书房去了，身后又留下一股淡雅而又撩人的香气。她的学生又很久没有做什么事，坐在桌子旁边沉思。

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已经相信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是个可爱的、严肃的、一丝不苟的人，不过她学识差，不会教成年人；他就决定不再白费时间，跟她分手，另请教师了。等到她第七次到这儿来，他就从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七卢布，把信封捏在手里，很难为情地开口说：“对不起，阿丽萨·奥西波芙娜，我不得不对您说，我出于万分不得已。”法国姑娘一眼看见信封就猜出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她的脸在她教课的这些天当中第一次颤抖起来，那种冷漠而正经的神情消失了。她脸色微微发红，低下眼睛，手指头烦躁地拨弄她那根很细的金表链。沃罗托夫看着她的慌张神色，明白一个卢布在她是多么宝贵，她失掉这个工作会多么难过。



“我不得不对您说，”他嘟哝说，越发难为情了，感到自己心里发紧。他连忙把信封塞进衣袋里，接着说：“对不起，我……我要出去十分钟。”他装出他根本没有辞退她的意思，只是请求她准许他出去一忽儿罢了。他走到隔壁房间里，在那儿坐了十分钟，后来他走回来，却越发心慌了。他暗想她可能按她的看法来解释他为什么出去一忽儿，他觉得很不自在。

她又开始教课。

沃罗托夫对于学习已经一点兴致也没有了。他知道这样听课不会得到什么益处，就索性让法国姑娘由着性儿去讲，什么问题也不向她提，也不再打断她的话。她按她的心意，一堂课翻译了十页，他呢，没有听课，只是呼呼地喘气，由于没有事可做，时而看她卷曲的头发，时而看她的脖子，时而看她娇嫩的白手，闻她衣服上的香气。

他忽然发觉自己生出一些不好的念头，就不由得害臊，有时候，他又生出满腔温情，于是感到伤心和烦恼，因为她对他那么冷淡、死板，把他看成小学生，从来也不笑一笑，仿佛生怕无意中会碰她一下似的。他老是想：不知怎样才能取得她对他的信任，怎样才能跟她亲近一些，然后帮助她，使她明白，这个可怜的人教课教得多么糟。

有一次阿丽萨·奥西波芙娜来教课，穿一件漂亮的粉红色连衣裙，胸口微露，身上散发出那么一种香气，他觉得她仿佛裹在云里，只要对她吹一口气，她就会飞上天空，或者象烟一样散开。她道歉，说她只能教半小时的课，因为她下课后要直接去参加舞会。

他瞧着她的脖子，瞧着脖子旁边裸露着的后背，这才觉



得他明白了法国女人怎么会有容易堕落的轻佻女人的名声。

他沉浸在香气、美艳、赤裸的云雾里，迷迷糊糊；而她呢，并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大概对他的思想也毫无兴趣，迅速地翻着书页，以最快的速度翻译道：“他在街上走着遇见一位他熟悉的先生说您到哪儿去看您的脸色这么白我真难过。”那本《Mémoires》早已读完，现在阿丽萨翻译的是另一本书。有一次她早来一个钟头上课，道歉说七点钟她要到小剧院去。沃罗托夫下了课，把她送走后，自己也穿上外衣，到剧院去了。他自以为只是去休息一下，散一散心，脑子里根本没有想到阿丽萨。他不能承认一个严肃的、准备开创学术事业、懒于走动的人，仅仅为了要跟一个他不大熟悉的、不聪明的、没有学问的姑娘会面就丢下正事不干，赶到剧院去。

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到幕间休息时间，他的心就怦怦地跳，他身不由己，在休息室里和走廊上象孩子似的跑来跑去，着急地找某个人。每逢休息时间结束，他总觉得烦闷无聊。后来，他看到了那件熟识的粉红色连衣裙和蒙着一层透花纱的美丽肩膀，他的心就缩紧，仿佛预感到幸福来临了。他高兴地微笑着，生平第一次体验到嫉妒的感情。

阿丽萨跟两个难看的大学生和一个军官一块儿走着。她哈哈大笑，高声说话，分明在卖弄风情，沃罗托夫从没见过她象这个样子。看来，她幸福，满足，诚恳，热情。

这是为什么？什么缘故呢？也许这是因为那些人跟她接近，是她那个圈子里的人吧。

沃罗托夫感到他和那个圈子中间隔着一道可怕的深渊。他对他的女教师行礼，可是她冷冷地对他点一下头，很快就



走过去了。她分明不愿意让她的男同伴知道她有学生，知道她已经穷得教家馆了。

在剧院相逢后，沃罗托夫明白自己堕入情网了。从此，每到上课时间，他总是定睛看着他那优雅的女教师，不再克制自己，由着性儿生出种种纯洁的和不纯洁的想法。阿丽萨·奥西波芙娜的脸仍旧冷冰冰，每天傍晚一到八点钟，总是平淡地说一声“*aurevoir, monsieur*”。他感到她对他漠不关心，日后也仍旧会漠不关心，他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

有的时候，在课间，他开始幻想，生出希望，定出计划，暗自盘算该用什么话来求爱，想起法国女人是轻浮而容易上手的。然而他只要看一眼女教师的脸，他的念头就顿时烟消云散，如同在别墅里遇到起风的天气拿着一支蜡烛走到阳台上去，蜡烛就会熄灭一样。有一次他迷迷糊糊，象做恶梦似的忘了体统，熬不住了，趁她教完课走出书房，要到前厅里去的时候拦住她的去路，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表白他的爱情：“您在我是那么宝贵！我……我爱您！让我说出来吧！”

可是阿丽萨脸色惨白，大概害怕了，因为想到他这样一求爱，她就再也不能到这儿来上一堂课，挣一个卢布了。她睁大惊慌的眼睛，大声嘟哝道：“哎呀，这可不行！您别说了，我求求您！不行！”事后沃罗托夫通宵没有睡觉，羞得要命，责骂自己，紧张地思索着。他觉得他的求爱侮辱了那个姑娘，她不会再到他家里来了。

他决定明天早晨到居民住址查询处去查明她的住址，给他写一封道歉信。可是信还没写，阿丽萨却来了。乍一到，她觉得挺别扭，可是后来翻开书，就照往常那样迅速而活泼地翻译起来：“啊，年轻的先生，不要摘我花园里的那些花，



我要把花留给我害病的女儿。”直到今天她还是天天来。已经有四本书翻译完了，可是沃罗托夫除掉“*m énoires*”这个词以外什么也没学会。每逢人家问起他的学术工作，他总是挥挥手，不回答这个问题，把谈话转到天气上去。

不安分的客人

在守林人阿尔乔木那矮小歪斜的木房里，有两个人在乌黑的大圣像下面坐着：一个就是阿尔乔木本人，是个矮小精瘦的农民，脸容苍老，布满皱纹，胡子一直长到脖子上；另一个是过路的猎人，身材高大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红布新衬衫和不透水的大皮靴。他们在三条腿的小桌旁边一条长凳上坐着，桌上点着一支油烛，插在瓶子里，正在懒洋洋地放光。

窗外，漆黑的夜色里，暴风呼呼地响，大自然在雷雨前照例是这样逞威的。风愤恨地哀号着，压弯的树木痛苦地呻吟不已。窗子上缺一块玻璃，糊着纸，人可以听见从树上吹落的叶子纷纷拍打那张纸。

“你听我说，东正教徒，”阿尔乔木压低喉咙，用沙哑的男高音说，他那对一眯也不眯的、似乎害怕的眼睛瞧着猎人。“狼也罢，熊也罢，各种野兽也罢，我统统不怕，唯独怕人。野兽来了，你可以用枪支或者别的什么武器打死它，救出你自己，可是坏人来了，那就任什么解救的办法都使不上了。”

“当然！见着野兽可以开枪，可是你开枪打死一个强盗，你就要负责，那可就要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了。”



“我，老弟，当守林人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年，我吃过坏人多少苦头，那都没法说了。前后到我这儿来过的坏人，多得数不清埃这间木房就在林间小路上，这条路通车马，好，他们，那些魔鬼，就都来了。不管什么样的恶棍都会闯进来，帽子也不脱，脑门上也不画个十字，照直跑到你跟前，说一声：给我面包，你这老家伙！可是我上哪儿给他找面包去？他凭什么向我要？莫非我是个大财主，应当喂饱每个过路的酒鬼？他，当然，心里冒火了，他们这些魔鬼是不戴十字架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伸出手来就给你一个耳光：“给我面包！得，给就给吧。我可不打算跟他们这些蠢材打架！有的人膀大腰圆，拳头跟你的皮靴一般大，可是我呢，你瞧得出来是什么样的体格。他只要动一动小手指头也能把我弄死。好，你给了他面包，他就大吃一通，在小木房里大模大样躺下，连个谢字也不跟你说。有时候还有要钱的：“你说，钱在哪儿？我有什么钱？哪儿会有钱？”

“当个守林人，居然会没钱！”猎人笑道：“月月有薪水，再说私下里恐怕还卖木材呢。”

阿尔乔木惊恐地斜起眼睛看了看猎人，他的胡子颤动起来，就象喜鹊尾巴在颤动似的。

“你还年轻，就跟我说这种话，”他说：“你说这种话可要对上帝负责，你是哪一路人？从哪儿来的？”

“我是维亚左甫卡村的。村长涅费德的儿子。”

“你玩枪找乐子。当初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玩这个。

是埃唉，我们的罪孽深重呀！”阿尔乔木打个呵欠说。”
糟透了！好人很少，坏蛋和杀人犯，求上帝怜恤我们，多得不行啊！”



“你好象也怕我。”

“咦，哪儿的话！我怕你干什么？我看得出，我懂。你走进屋来，不是要这要那，而是在身上画个十字，规规矩矩地鞠个躬。我懂。你就是要面包，也可以给的。我是个死了老婆的人，不生炉子，茶炊也早就卖了，我穷，肉啊什么的都买不起，不过面包呢，你自管吃好了。”这时候长凳底下发出呜呜的叫声，在这呜呜声之后又响起嘶嘶的叫声。阿尔乔木打了个哆嗦，把脚缩回去，用疑问的眼光瞧着猎人。

“这是我的狗在惹你的猫，”猎人说：“你们这些魔鬼！”他对长凳底下吆喝一声。“躺下别动！你们在找打！可是，老汉，你的猫好瘦呀，只剩下皮包骨了。”

“它老了，到死的时候了。那么，这样说来，你是维亚左甫卡村的人！”

“你不喂它东西吃，我看得出来。它虽然是一只猫，可到底是活的东西，能吸气吐气。应当爱惜它才对！”

“你们维亚左甫卡村可不光彩，”阿尔乔木继续说，好象没听见猎人的话，“教堂一年遭两次抢。居然有这种罪该万死的人，啊？可见他们不但怕人，连上帝也不怕！打劫上帝的财物！就是把他们绞死都不解恨！在从前，省长总是把这种坏蛋严刑拷打。”

“不管怎么惩罚他们，用鞭子抽也罢，从严定罪也罢，都没什么用。坏人的坏心思是任什么办法也改不掉的。”

“拯救和饶恕我们吧，圣母！”守林人喘吁吁地叹了口气。

“拯救我们，让我们躲开一切仇人和冤家吧。上星期在沃洛维。扎依米希村，有个割草人拿起镰刀朝另一个割草人



的胸膛砍。他把那个人活活砍死了！这都是何苦哟，求上帝保佑吧！先是一个割草人从酒店里出来，喝醉了。他遇上另一个割草人，也喝醉了。”猎人本来专心听着，这时候忽然打了个哆嗦，拉长脸，仔细听一下。

“慢着，”他打断守林人的话。“好象有人在喊叫。”猎人和守林人定睛瞧着乌黑的窗子，开始静听。在树林的飒飒声中，响起了在一切风暴中紧张的耳朵都能听到的种种声音，因此，究竟是有人在呼救，还是狂风在烟囱里哭泣，就难于分清了。

可是猛的一阵风刮过房顶，敲打窗上的纸，带来了清楚的喊叫声：“救命啊！”

“一说杀人犯，杀人犯真就来了！”猎人说，脸色发白，站起来。“有人遭抢了！”

“求主饶恕吧！”守林人小声说，也脸色发白，站起来。

猎人毫无目的地瞧了瞧窗外，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

“这个夜晚啊，什么样的夜晚啊！”他嘟哝道：“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正是抢劫的时候！听见了吗？又喊了一声！”

守林人瞧了瞧圣像，再把眼睛从圣像移到猎人身上，然后往长凳上一屁股坐下去，就象一个人听到意外的消息，吓坏了，浑身瘫软似的。

“东正教徒啊！”他用含泪的声音说：“你到前堂去一趟，插上门闩！应当把烛火熄掉才成！”

“这是为什么？”

“说不定他们会跑到这儿来呢。唉，我们的罪过啊！”

“应当出去救人才对，你却要插上门闩！嘿，你这个脑瓜子可真够聪明的！我们走吧，好不？”



猎人把枪扛在肩上，拿起帽子。

“你穿上衣服，带上枪！喂，弗列尔卡，走！”他对狗喊道：“弗列尔卡！”

从长凳底下走出一条狗来，是猎犬和看家狗的杂种，两个长耳朵被咬坏了。他在主人脚旁伸了个懒腰，开始摇尾巴。

“你呆坐着干什么？”猎人对守林人喊一声。“莫非你不去？”

“上哪儿去？”

“救人去！”

“我哪儿成！”守林人摇一下手，全身缩成一团。“求上帝保佑他吧！”

“为什么你不肯去？”

“刚才谈得那么可怕，现在要去摸黑，我连一步路也走不动。求上帝保佑他吧！”

我在树林里什么没见过？”

“你怕什么？莫非你没有枪？咱们走吧，劳驾。一个人去害怕，两个人就胆壮了！”

听见了吗？又喊了一声！站起来！”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小伙子！”守林人哀叫道：“难道我是傻子，自己去送死？”

“那么你不去了？”

守林人一声不响。狗大概听见了人的吵嚷声，就发出凄凉的吠叫。

“你去不去，我问你？”猎人大叫一声，恶狠狠地瞪大眼睛。

“天呐，他缠住人不放！”守林人皱起眉头说：“你自己



去好了！”

“哼，坏蛋！”猎人嘟哝着，回转身往门口走去。“弗列尔卡，走！”

他走出去，敞开了大门。风刮进小木房来。烛火不安地闪烁着，猛燃一下，熄了。

守林人等猎人走后，就去关门上闩，看见林间小路上的水洼和附近一棵棵松树，闪电照亮客人走远的身影。远处响起了隆隆的雷声。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守林人小声念叨着，赶紧把粗门闩插在木铁环里。“上帝送来了这样的天气！”

他回到屋里，摸黑爬上灶台，躺下，从头到脚盖好。他躺在皮袄底下，紧张地听着，再也没听见人的喊叫声，然而另一方面，雷却打得越来越猛，越来越响。他听见被风刮过来的大雨点愤怒地敲打窗上的玻璃和纸。

“魔鬼把他支使走了！”他寻思着，暗自想象猎人被雨水淋透，脚底下绊着树桩，几乎跌倒。“恐怕他吓得牙齿在打仗哩！”

至多过了十分钟，响起了脚步声，随后就是有力的敲门声。

“谁啊？”守林人喊道。

“是我，”传来猎人的说话声。“开门！”

守林人从灶台上爬下来，摸到油烛，点上，走去开门。猎人和狗都淋得湿透了。

他们正赶上最大最密的雨。现在雨水从他们身上淌下来，好象是从没拧过的湿衣服上淌下来似的。

“出了什么事？”守林人问。



“一个村妇赶着一辆大车，走错了路，”猎人回答说，极力压下喘息。“她把车赶进灌木林去，出不来了。”

“瞧这个傻娘们儿！那么她害怕了。怎么样，你把她带到大路上去了？”

“我不愿意回答你这个混蛋。”

猎人把湿帽子丢在长凳上，继续说：“我现在算是把你看透了！你是混蛋，是最没出息的人。

居然是个守林人，还拿薪水呢！真是个坏蛋。”守林人踩着自觉有罪的步子往灶台那边慢慢走去，喉咙里发出嘎嘎的声响，躺下来。猎人在长凳上坐下，沉思一忽儿，没脱掉湿衣服，也在长凳上直挺挺地躺下。过了一会儿，他爬起来，吹灭油烛，又躺下。响起了一阵特别响的雷声，他翻个身，啐口唾沫，嘟哝说：“他害怕。

可万一那个村妇让人杀了呢？谁该去帮她？

你居然是个老年人，是个教徒呢。简直是一头猪。”

守林人清了清嗓子，长叹一声。弗列尔卡在黑暗里不知什么地方使劲抖一下淋湿的身体，往四下里洒下不少水珠。

“这么看来，即使那个村妇被人杀死，你也不在心上？”猎人继续说：“喏，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打死我，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紧跟着是沉默。风暴已经过去，隆隆的雷声退到远处去了，然而雨还在下。

“打个比方说，要是喊救命的不是村妇而是你呢？”猎人打破沉默说：“要是谁也不跑去救你，你这畜生觉得好受吗？

你这种卑鄙惹得我一肚子的气，你这该死的！”

后来，经过一段很长的间歇后，猎人说：“这样看来，



既然你怕人，那你一定有钱！没钱的人就不怕人。”“你说这种话可要对上帝负责啊，”阿尔乔木在灶台上用沙哑的喉咙说：“我没有钱！”

“嗯，是啊！坏人永远有钱。你为什么怕人？可见你有钱！我恨不得捣一下乱，偏要把你的钱抢走，好叫你明白明白！”

阿尔乔木不出声地从灶台上爬下来，点上油烛，在圣像底下坐着。他脸色惨白，定睛瞧着猎人。

“我索性把你的钱抢走，”猎人继续说，站起来。“你觉得怎么样？对你们这号人就得教训一下！你说，钱都藏在哪儿？”

阿尔乔木盘起两条腿，把它们缩在身子底下，开始眯着眼睛。

“你缩头缩脑干什么？你的钱藏在哪儿？你这个魔鬼，舌头没有了还是怎么的？你怎么不说话？”

猎人跳起来，走到守林人跟前。

“他把眼睛瞪得那么圆，跟猫头鹰似的！怎么样？把钱拿出来，要不然我就要开枪！”

“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守林人尖声叫道，大颗泪珠从眼睛里扑簌簌滚下来。

“这是为什么？上帝什么都看得见！你说这种话要在上帝面前负责。你根本没有权利向我要钱！”

猎人瞧了瞧阿尔乔木哭泣的脸，皱起眉头，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气愤地把帽子戴上，低低地压在额头上，拿起枪来。

“哎，哎，瞧着你都讨厌！”他咬牙切齿地说。

